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47n1967

念佛三昧寶王論

唐　飛錫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1 念未來佛速成三昧門
  - 2 嬖女群盜皆不可輕門
  - 3 持戒破戒但生佛想門
  - 4 現處湯獄不妨受記門
  - 5 觀空無我擇善而從門
  - 6 無善可擇無惡可棄門
  - 7 一切眾生肉不可食門
  - 8 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
  - 9 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門
  - 10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門
  - 11 高聲念佛面向西方門
  - 12 夢覺一心以明三昧門
  - 13 念三身佛破三種障門
  - 14 念過去佛因果相同門
  - 15 無心念佛理事雙修門
  - 16 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門
  - 17 諸佛解脫心行中求門
  - 18 三業供養真實表敬門
  - 19 無相獻華信毀交報門
  - 20 萬善同歸皆成三昧門
  - 跋寶王論後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967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上(并序)

唐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

客有高信，至吾禪居，前禮致問，辭甚清逸。問吾曰：「修心之人成道捷徑，法華三昧不輕之行，念佛三昧般舟之宗，僉為無上深妙禪門者，願聞其致。」對曰：「吾拱默九峯，與世異營，天書曲臨，自紫閣山草堂寺，令典千福法華勝場，向三十年矣。希高扣寂，未有若君之所問者也。子將涉無生之龍津，欲圖南以鵬舉，吾不敏也，嘗試論之。今則略開二十門，以明斯旨耳。」

上卷、七門　念未來佛。
中卷、六門　念現在佛。
下卷、七門　(通念三世，無不是佛)。

念未來佛速成三昧門第一

夫心之二也，生於群妄，群妄雖虛，惑者猶滯之。不釋，聖以之憂，玄韻暢而無說，法身空而具相，相之不明，說之不圓，一味之旨，絕言之路，誰可知其所歸歟？三昧之宗者，欲令弱喪知不二法門存乎語、默，匪唯淨名杜口、文殊興讚而已矣！

何則？夫帝網未張，千瓔焉覿？宏網忽舉，萬目齊開。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一言以蔽，其在茲焉。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想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即定慧齊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者也。而世上之人，多念過去釋迦之月面，想現在彌陀之海目，如拔毒箭矣！如登快樂宮矣！吾亦以之為至教矣！猶未聞念未來諸佛之聚日者。何耶？蓋謂不了如來對眾生之麁，說諸佛之妙，遂隔眾生於諸佛之外，故不聞焉，孰肯念焉？《淨名經》中，有嗅薝蔔，不嗅餘香，花有著身、不著身者，此是抑揚大乘也。抑小則置鉢茫然，揚大則同遊不二。《法華經》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一切薝蔔不著之旨明矣。苟非其人，則以諸佛為至尊也，眾生為至卑也，高下出焉，群妄興矣，敬傲立焉，一真隱矣！

夫如是必草芥萬有，錙銖天下，幔幢已設，高倨稜層，目送飛鴻，心遊青漢，不可屈也，則阻維摩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之文矣！又不信《楞伽經》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心

中。如大無價寶珠，垢衣所纏，豈觀城中最下乞人與難勝如來，等無有異？
若圓念三世佛、普觀十方尊，則合夫理趣般若，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之文矣！貧女懷王，米在穅[禾*會]之旨，鏡然可觀，豈可罹此八慢之責哉？人皆侮未來玉毫，不敢侮過、現金色。殊不知起罪之源，皆在於當來佛上，非已、今佛上也。眾生苟非，當佛焉在？若知母因子貴，米以穅全，有協《法華》不輕之心，則念佛三昧不速而成矣！
問曰：「法華者，法也；念佛者，佛也。安得以法為佛，以佛為法，浩浩亂哉？」
對曰：「不亂也！元是一門，而誰為亂？夫芝木之藥，列仙之子，昔各在天涯，則都無仙號。為人服其藥，羽化雲行，故藥受仙藥之名，人得仙人之稱，人、藥異也，其仙一也。若無聖人，誰與道游？法無佛悟，豈令自悟？法非佛不悟，念佛三昧生焉；佛非法不明，法華三昧起矣。一仙兩稱，俱得仙名，念佛、法華同名佛慧，佛慧既同，則不輕般舟，無上深妙禪門，於茲悟矣！未始異也，復何亂哉？」

婬女群盜皆不可輕門第二

問曰：「一切眾生，即未來諸佛，謹聞命矣。婬女、群盜，惡之至者，安得求敬於念佛之賓歟？」
對曰：「如佛所演，有其二種：一、對待門；二、澤了門。言對待門者，謂女子之虛偽，說如來之至真，則佛可尊崇，女可厭離。厭離有二：一者、訶欲；二者、放心。初訶欲者，如菩薩訶色欲，經云：『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得出，還思入；從狂得止，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愍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女甘為僕使，終身馳驟為之辛苦，雖復鈇鑽千刃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患，狂人樂狂不啻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其心如毒。譬如停泉澄波，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近也！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為陰賊，滅人慧明，亦如獵圍，鮮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眾魚投之則刳腸俎肌，亦如暗坑；無目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

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為此物之所感也。』《大寶積經》佛為優陀延王說是偈曰：

「『鋒刃刀山，　毒箭諸苦，　女人能集，
眾多苦事。　假以香華，　而為嚴好，
愚人於此，　妄起貪求。　如海疲鳥，
迷於彼岸，　死必當墮，　阿鼻地獄。
現見眾苦，　皆來集身，　善友乖離，
天宮永失。　寧投鐵獄，　馳走刀山，
眠臥炎爐，　不親女色。』

「『如鳥為求食，　不知避網羅，
貪愛於女人，　被害亦如是；
譬如水中魚，　游泳網者前，
便為他所執，　豈非自傷損？
女若捕魚人，　諂誑猶如網，
男子同於魚，　被網亦如是。』

「次放心者，如《大寶積經》云：『文殊師利告善住天子言：「若人一心專精自守，貪欲心發，即應覺知、方便散除，還令寂靜。云何散除？應作是念：『此是空，此是不淨。求此欲心，生處、滅處，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是中誰染？誰受染者？誰為染法？如是觀時，不見能染，不見所染，不見染事。以不見故，則無有取；以不取故，則無有捨；以不捨故，則無有愛。不捨、不愛，則名離欲，寂靜涅槃也。』若又恣心入諸塵勞、生死之內，而亦不患貪、恚、癡等煩惱過患，是謂放心。」』」
已上明第一對待門竟。
第二決了門者，若究竟離諸妄，無染如虛空，則為過、現諸佛也，非未來佛也。汝不聞，夫求無價寶，必下於滄海；采智慧寶，必先於煩惱中求。五逆相即解脫相，魔界如即佛界如。若聆佛音而喜，聞魔聲恚，不入音聲法門，不住音聲實際，不覺於諸法者，斯乃北轅適越之士也，安得與之而論道哉？更為子明之。經不云：「夫昔列仙名鹿蹄，地滑倒仆，以仙呪令旱。國人患之，王募婬女，誘而得之，騎頸入城，油雲四起，霈然洪霪。彼仙雖有御長風之通，凌太清之術，無能施也。仙人者釋迦，爾女者耶輸也。法華會上，未來成佛，號具足千萬光相如來。」而又念佛之人，但覩婬女之玉容，不念光相之金好，而失不輕之旨也。念佛三昧安得不誣哉？又阿那律昔為盜首，入寺盜佛額珠，箭挑佛燈，令清光不滅。阿那律

者此翻無滅，良在茲焉，當來作佛號普明如來，皆此例也。念佛之人，尚不輕於群盜，況於不盜者乎？未來兩佛，猶如皎日，何慮三昧而不成焉？

持戒、破戒但生佛想門第三

問曰：「兩難釋矣，《梵網經》曰：『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而緇服之流，佩明月之戒，懸瓔珞之珠，參位三尊，範圍七眾，宜其敬矣！苟非精持，動行顛沛，慢何過焉？垂何罪焉？望為剖之。」

對曰：「如來嘗於《三昧海經》為父王說：『昔有四比丘，犯律為恥，將無所怙。忽聞空中聲曰：「汝之所犯，謂無救者，不然也。空王如來雖復涅槃，形像尚在，汝可入塔，一觀寶像眉間白毫。」比丘隨之，泣淚言曰：「佛像尚爾，況佛真容乎！」舉身投地，如大山崩。今於四方，皆成正覺。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相佛，西方無量壽佛，北方微妙聲佛，是四破戒比丘也。』所以如來名此觀佛三昧，為大寶王戒品海者，可以滌破戒之罪垢，得塵累之清淨也。此四比丘，一觀寶像僉為世雄，念佛之人，豈得惑於破戒之僧歟？故《大集經》云：『若諸王臣，打罵出家持戒、破戒，罪同出百億佛身血。』若見被袈裟者，無論持、犯，但生佛想。佛想者，念佛三昧也。斯之金口，明不輕之深旨也。安得恣行打罵而不懼哉？經云：『寧為心師，不師於心。』見慳貪人，作施想；見破戒人，作持戒想。夫然則不為六蔽境界所纏，蓋成六度彼岸之觀門焉！若住分別之心，自取冥司之罰，不亦哀哉！若能翻此見心，則念佛三昧如川之流矣。」

現處湯獄不妨受記門第四

問曰：「若破戒觀佛皆成正覺，固不可輕，可信矣。如現處湯獄或嬰鬼趣，菩提難發，河清未期，安得來敬同於念佛之士歟？」

對曰：「豈不聞夫采良藥者，必在山險，非華堂所出；集法藥者，必在於險有，非無為自出。則《首楞嚴經》說四種記：一、未發心記，二、初發心記，三、密與授記，四、現前授記。今雖現處鬼、獄，即未發心，佛記當來必發大志，遇真善友，行菩薩行，還成正覺。故不可輕，即是未發心之記也。佛說四種記時，迦葉白佛：『我等從今，當於一切眾生，生世尊想，若生輕心則為自傷。』佛言：『善哉！快說！人皆不應稱量眾生，唯有如來乃能量爾。以是因緣故，我勅諸聲聞及餘菩薩，於諸眾生，應生佛想。』《華嚴

經・普賢行願品》破百萬障門亦用此想。夫如是則現居惡趣，蒙與記者，亦猶宅寶未開，不妨寶在於宅內，額珠鬪沒，何廢珠隱於額中。若不念眾生為當來佛，必以六塵為寇賊，則猶防魔軍自壞其壁壘，存敵國常起於怨仇，金革所以未寧，鼙鼓於焉尚振，安得高枕於其間哉？若使不降者來降，不服者咸服，則使天下一統矣！獵獵旌旗而焉用？翩翩飛將而奚適？吾將却馬以糞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帝堯之聖，於我何力哉？百姓日用而不知，方明聖化之廣被矣！若能悟色、聲而為佛者，念眾生為當來佛者，必不立心前之凡境也，或想自身為本尊也，瑜伽真言深妙觀門，不謀而會。夫因想而有者，豈得不空哉？則大鵬將尺鷃以齊，太山與秋毫而一，無夷岳之僻，續鳧之憂矣。」

問曰：「湯獄之子殊未發心，如來法王宵過與記，千光散射，十號圓明。誠如佛言，孰敢不信？原夫未悟，從何得醒耶？」

對曰：「言未悟者，亦有義焉。夫長江之源濫乎一觴，大迷之本存乎二見。若謂念外立無念，生外立無生，則生死異於涅槃也。萬佛洪音，莫之能訓矣！若了念而無念，觀生而不生，煩惱即菩提也。一相莊嚴，斯之能悟矣！亦猶巖上群蜂已房純蜜，井中七寶何廢稱珍，皆本有之，非適今也。念未來佛，罪從何生，吾放其心，遍一切所緣之處，皆見如來，道從恚等生。於是乎，在《如來藏經》，佛告金剛慧菩薩言：『善男子，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貪欲、恚、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不動。乃至德相備足，如我無異。』廣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以九喻況之。《寶性論》釋而結頌言：

「『萎華中諸佛，　糞穢中真金，
地中珍寶藏，　諸果子中牙，
朽故弊壞衣，　纏裹真金像，
貧賤醜陋女，　懷轉輪聖王，
焦黑泥模中，　有上妙寶像。
眾生貪瞋癡，　妄想煩惱等，
塵勞諸境中，　皆有如來藏。
下至阿鼻獄，　皆有如來身，
真如清淨法，　名為如來體。』

「以此文證湯獄之記，頓覺明焉。三昧門自然洞啟。」

問曰：「至人用心，澹然清淨，攀緣永絕。今說放心遍緣一切所緣之處皆見如來，教何在焉？」

對曰：「亦有教說，起心遍緣六塵三業仍發妙願，入佛境界，一一緣起不離如來，名悉皆見矣。此是圓見，非由眼也。故《涅槃經》云：『聲聞人雖有天眼，名為肉眼；學大乘者雖有肉眼，名為佛眼。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又如《勝天王經》中，佛告天王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行般若波羅蜜，於一切法，心緣自在。緣一切色，願得佛色，無所得故；心緣眾聲，願得如來微妙音聲；心緣眾香，願得如來清淨戒香；心緣諸味，願得如來味中第一大丈夫相；心緣諸觸，願得如來柔軟手掌；心緣諸法，願得如來寂靜之心；心緣自身，願得佛身；心緣自口，願得佛口；心緣自意，願得如來平等之意。』天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有一心、一行空過不向薩婆若者，遍緣諸法而能不著，觀見諸法，無不趣向菩提之道。菩薩修習諸行，皆因外緣而得成立。又如大地住在水上，若鑿池井，即得水用；其不鑿者，無由見之。如是聖智境界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方便，則便得之；其不修者，云何能得心緣之理？豈不大哉！」

觀空、無我擇善而從門第五

問曰：「即動而靜，靜為躁君，即凡而聖，聖隱凡內，謹聞遐旨。又三教無我，理既不殊，擇善而從，其義焉在？」
對曰：「三教之理也，名未始異，理未始同。且夫子四絕中：一無我者，謙光之義，為無我也；道無我者，長而不宰，為無我也；佛無我者，觀五蘊空，為無我也。上二教門都不明五蘊，孰辨其四諦、六度萬行、賢聖階級？蔑然無聞，但和光同塵，保雌守靜，既慈且儉，不敢為天下先，各一聖也，安用商搉其淺深歟？三教無我明矣。擇善而從者，謂三性之理，理無不在，修心之士，擇善而從，蓋謂不善無益於至真，無記雙亡於善惡，妨亂佛理，何莫由斯？故聖人簡之而不取也，故《涅槃經》云：『一闡提者，心不攀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是知，念佛三昧，善之最上，萬行元首，故曰三昧王焉。」

無善可擇，無惡可棄門第六

問曰：「若擇善而從者，何不擇諸佛之善，棄眾生之惡，乃念未來諸佛，而同過、現正覺耶？」
對曰：「不易來問，自成我答。何者？擇善而從者，蓋不得已而言之，為力微任重，不能即惡而善、即妄而真，故以明之。苟能念未來之佛，叶不輕之行，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眾生皆佛，此土常

淨，異鵝子之土石砂礫，同梵王之珍寶莊嚴，擇善之至矣！無惡可棄矣！即天台智者，釋《法華經》明絕待之妙，引證曰：

「『眾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又《勝天王經》曰：『佛所住處，實無穢土，眾生薄福，而見不淨。』良在此焉。梵云南無，唐言歸命；梵云阿彌陀，唐言無量壽。三世諸佛，豈祇一佛而有壽量耶？今與子同念于三世彌陀，同生于十方極樂，有何不可？而欲鷁路退飛哉？夫然則烈三昧之猛焰也，不居於纖妄蚊蚋，鏗十念之洪鐘也，不間於散亂稱佛，明矣。念彌陀通三世既爾，念諸佛菩薩，不亦然歟？」
問曰：「念未來佛，即與過、現諸佛等者，願聞其理也。」
對曰：「《華嚴經》云：『一切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楞伽》偈云：『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我是，以此四種等，我為佛子說。』言四等者，一、字等，同名佛也，二、語等，皆具迦陵頻伽梵音聲相，三、法等，盡得菩提分法無障礙智也，四、身等，法身、色身相好無差也。《起信論》云：『依方故迷，方實不轉。』夫如是則悟者悟於一方，群方自正；念者念於一佛，諸佛現前。經所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光淨因緣，虛空皓月，現於清水；彼佛不來，我身不往，念佛因緣，如來寶月，現於心水。如說頌曰：『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

一切眾生肉不可食門第七

問曰：「肉者人之所食，而念佛之家，絕之何耶？」
對曰：「夫尸毘救鴿，上稱方平者，王禽異也，保命一也。安得固食其肉，用資敗軀，而兀兀然，不知其懼哉？苟能悟之，為未來諸佛者，孰肯飛白刃於赤鱗，放蒼鷹於狡兔，如夕蛾投火自取其斃歟！故《楞伽》、《寶積經》、〈佛語心品〉偈云：

「『為利殺眾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喚獄。』

「以斯聖旨，若不施此財，則網者、屠者自息矣。且龍樹不輕於鴿雀，高僧不跨於蟲蟻。或問其故，答曰：『斯之與吾，同在生死，

彼或將先成正覺，安可妄輕耶？』輕尚不可，豈得專食其血肉哉？《寶性論》云：『《如來藏經》中告舍利弗言：「眾生者，即是第一義諦，即是如來藏，即是法身，即是菩提。」』吾謂，太唯逐塊，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唯念過、現不念未來，慢終不息。若如師子而逐於人，其塊自息。聞夫敬、慢之道，一以貫之，則移敬就慢，均父母於平人，逆之甚也！移慢就敬，均平人於父母，孝之大也！故《梵網經》云：『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孝名為戒。』良在茲焉。觀六道為當來佛者，父母之談，猶近言耳。若能等沙彌之救蟻，促壽更延；同流水之濟魚，天華雨[艹/積]。革曠劫眾生之見，念未來善逝之身，糞穢之內，知有真金；重雲之間，信有明月。則食肉之昏霧，生死之煙霾，慧風掃之，於三昧長空矣！《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豈得不念之哉？」

問曰：「肉不可食，信之矣。五辛如何？」

對曰：「聖教明之。《大佛頂經》云：『佛告阿難：「是五種辛，熟食發淫，生噉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脣吻，常與鬼住。福德日消，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佛告阿難：「修菩提者，永斷五辛，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斯金口也，不亦誠哉？酒固不可言耳，《百喻經》云：『昔有貧人，在路而行，遇得一囊金錢，心大喜躍，即便數之，數未能周，錢主忽至，盡還奪去。其人當時，悔不疾去，懊惱之情，甚為苦極。遇佛法者，亦復如是，雖得值遇三寶福田，不勤方便修行，而好多聞，忽爾命終，墮三惡道，如彼愚人，還為其主，奪錢而去。偈曰：

「『今日營此事，　明日營彼事，
樂著不觀苦，　不覺死賊至，
忽忽營眾務，　凡人無不爾，
如彼數錢人，　其事亦如是。』」

已上七門，盡是念未來諸佛，以通三世之意也。若欲念於彌勒佛者，必得上生兜率天宮，見慈氏之尊，則彌天釋道安，為其首唱耳。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上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中

唐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

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第八

問：「念未來佛即眾生是，已聞玄義，事廣理幽也。又恐心散難檢，今欲一以貫之，專西方念一佛，踐不退地，祛有漏心，乘扁舟於黃金之池，禮彌陀於白玉之殿，以通三世，希沾九品，不亦可乎？」
對曰：「《十住婆沙論》并龍樹菩薩造《釋華嚴經論》，〈易行行品〉云：『菩薩道有難行行，如陸地乘舟也；有易行行，如水路乘舟也。』阿彌陀佛本願之力，若人聞名稱念，自歸彼國，如舟得水，又遇便風，一舉千里，不亦易哉？則釋迦如來父王眷屬，六萬釋種，皆生極樂土，蓋佛與此界眾生緣深也，專注一境，圓通三世，不亦良哉？」
問曰：「專注一境，圓通三世，誠哉！然稱念自歸，往生彼國者，有為虛偽，風多浪鼓，曷若不馳想於外，但攝心於內，協無為之旨乎？」
對曰：「有為雖偽，捨之則道業不成；無為雖實，取之則慧心不朗。經云：『厭離有為功德，是為魔業；樂著無為功德，亦為魔業。』子今厭樂交爭，得不入於魔骨也？又若聖賢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苟以馳外為亂，住內為定，復是內外所馳，非所以念佛三昧攝心之意也。《注維摩經》羅什法師云：『外國有一女，身體金色。有長者子，名達暮多羅，以千兩金，邀入竹林，同載而去。文殊於道中，變身為白衣士身，著寶衣，衣甚嚴好，女人見之，貪心內發。文殊言：「汝欲得衣者，當發菩提心。」女曰：「何等為菩提心？」文殊言：「汝身是。」問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是故。」此女曾 於迦葉佛所，多植善本，廣修智慧，聞是說已，即得無生法忍。得是忍已，而將示欲之過，還與長者子入林。既入林已，自現身死脖脹爛臭。長者子見已，甚大怖畏，往詣佛所，佛為說法，亦得法忍。』大覺未成，未暇閑任，故名為忍。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女身空，佛身空，未始異也。菩提之義，豈得異乎？夫如是則一切有為即無為矣！一切內外非內外矣！然在有而未嘗有，有而常無，居無而未嘗無，無而恒有，何患之於佛有相心有念哉？」

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門第九

問曰：「易行、難行之談，身即菩提之觀，其旨鏡焉。人生在世，石火電火，失念蹉跎，悔無所及。修道之人，尚不親心，況親於身，尚不親於身，況身外歟？常恐出息不還，屬於後世，狂風飄蓬，茫茫何之？願示一念、十念之門，此生、他生之計。」
答曰：「夫淨土之會，功業之大者，二乘乃澄神虛無、耽空怖相，不念眾生，故無淨土；而大乘有之。按《悲華經》云：『阿彌陀佛，昔為轉輪王，名無諍念，七寶千子，悉皆具足。因寶海大臣為善知識，於寶藏佛所發菩提心，取於西方極樂淨土，則諸經中知名諸佛、菩薩、聲聞等，皆昔之千子也。其長太子，名不瞬，觀世音也；次子名摩尼，大勢至也；次子名王眾，文殊師利也；次子名能伽奴，即金剛智慧光明菩薩；次子名無畏，即蓮華尊如來；次子名菴婆羅，即虛空光明菩薩；次子名善臂，即師子香菩薩；次子名泯圖，即普賢也；次子名蜜蘇，即阿閦佛也。蜜蘇王子，一自發心已來，行時步步，心心數法，常念諸佛，今登正覺，生妙樂剎焉。』吾謂經行廣陌，從步幽林，則不異蜜蘇之見。若鳴珂入伏，動珮翰天，肅肅羽儀，駸駸車馬，安得不用心於步步之間哉？今則例之，亦不移於前操矣！夫含齒戴髮，死生交際，未有無出、入息焉。又一息不還，即屬後世者，亦誠如所問。世上之人，多以寶玉、水精、金剛、菩提木槤，為數珠矣；吾則以出、入息為念珠焉。稱佛名號，隨之於息，有大恃怙，安懼於息不還，屬後世者哉？余行、住、坐、臥常用此珠，縱令昏寐含佛而寢，覺即續之，必於夢中得見彼佛，如鑽燧煙飛火之前相。夢之不已，三昧成焉，面覩玉毫，親蒙授記，則萬無一失也。子宜勉之。」
又問：「一念、十念往生淨土，何者為正？」
對曰：「但一念往生，住不退地，此為正也。如佛所說，謗佛、毀經，打僧、罵尊，五逆、四重，皆一念惡業成，墮無間獄猶如箭射。今之念佛生于淨土，亦一念善業成即登極樂。猶如屈臂，前一念五陰滅，後一念五陰生，如蠟印印泥，印壞文成，尚不須兩念，豈要至十念哉？打僧、罵尊，雖非正逆，是五逆之類也。又一念者，如經云：『愛酪沙彌，生一念愛心，後生酪中作蟲。』又大薩婆長者妻，坐對明鏡，自愛其身，海風破船，生故屍中作蟲，嬉戲往來，不離其所。斯皆一念，非十念也。又《大無量壽經》明一念念佛皆得往生。《觀經》十念，良有以也。蓋為遘疾厊羸力微心劣故，須十稱彌陀以助其念；若心盛不昧，一念生焉，亦猶栽植絲髮，其茂百圍也。」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門第十

問曰：「經明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何用遠稱彌陀，存想於極樂之國；近念諸佛，興敬於未來之尊。此皆自外而求，豈曰是心是佛耶？」
對曰：「子問非也。子但引經，不知經之所趣。經者，《觀無量壽經》也，正明念阿彌陀之文矣。『以念佛故，佛從想生』，故云是心是佛。安得竊取彌陀之觀，反噬彌陀之心者哉？若爾，都不念佛，而言是心是佛者，亦應都不想惡，而言是心是惡耶？彼既不然，此亦焉可？況彼極樂之國，彌陀至尊，十萬億之須彌山王，不與眼根為障礙，恒河沙之光明相好，由佛願力而想成，屈臂即得往生，寧計彼方之遠近也？」
問曰：「是心是佛，敬聞其理也。然此經所明十六妙觀，韋提得之，則氷日可想，金山晃然，魔光、佛光，自觀、他觀，邪正混雜，若為澄渟？願一一示之，令念佛人離師獨坐心安若海也。」
對曰：「氷想者，為琉璃地之張本也；日想者，作白毫光之由漸也。依想而現，曰自、曰正；不依想現，則曰他、曰邪。本則想白毫，白毫不現，而未想紺目，紺目現，此乖其本心，豈不邪也？況諸想歟？又魔光乃有影耀眼，佛光乃無影耀眼，故《楞伽》偈云：

「『佛地名最勝，　清淨妙莊嚴，
照耀如盛火，　光明悉遍至，
熾焰不壞目，　周輪化三有。』」

問：「今之光現者，熾焰壞目，非魔如何？光而不耀，非佛如何？」
答：「又光之真也，令念佛人身心澄渟清淨；光之偽也，令念佛人心躁動恍惚。故《涅槃經》云：『澄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明矣！」
又問曰：「至人無思，而今用想，豈不謬哉？」
對曰：「不謬也！如《大威德陀羅尼經》云：『超過有結，應發欲心，想無欲事。』今則例之，欲修念佛，應發想心，想無想事。故《方等賢護經》云：『惡欲想女，夢見於女；善欲想佛，夢見於佛。』吾謂二想名同，善、惡天隔，不可聞想，一概厭之。若苟厭之，雖不毀經、不謗佛，則必生於無想天宮矣！若固執無想而噬想佛者，則名謗法，以謗法故，遽入十方無擇之囹圄，未知出日，豈有天宮之望乎？縱令得生，名外道天，非解脫路。《涅槃經》云：『隨聞毒鼓，遠近俱死。』此亦如是，隨其撥想，遠近俱墮。經所謂：『或時離地一尺、二尺，往返遊行。』斯之謂矣！豈同於三界

之流轉焉？豈同於九品往生焉？況覆舟、載舟，水也；因倒、因起，地也。想妄即眾生，想真即諸佛，離想之外，更用何焉？」
問曰：「事解已竟，理何在耶？如《般舟三昧經》云：『心起想即癡，無想即涅槃。』今之用想，不亦然乎？」
對曰：「不也！若存所想之佛、能想之心，或避想佛，則以惡取空為無想者，則癡之甚也！吾今了佛皆從想生，無佛、無想，何癡之有？此乃觀空三昧，非邪見也。子又問：『理何在者？』夫至人冥真體寂，虛空其懷，雖復萬法並照，而心未嘗有，則真智無緣，故無念為名；俗智有緣，故念想以生。又想不異空，空不異想，名第一義中道之理也，此顯法身矣；空即是想，名俗諦之理也，恒沙萬德，皆依俗諦，此顯報身矣；想即是空，名真諦之理也，破二十五有，得二十五三昧，常空常化，和光利物，此顯化身矣。是則以三觀，觀三諦、證三德、成三身，乃至十種三法，有何不可？而欲擯於清淨之想，取無想之想耶？塞於禪定門，而取成佛之閾耶？《楞伽》、《密嚴經》皆曰：『寧起有見如須彌』者，謂信有因果，存想念佛，生極樂淨國，故云寧起有也。『不起空見如芥子』者，謂撥無因果，謗于念佛，生阿鼻地獄，故云不起空也。吁可畏者，其在茲焉！」

高聲念佛，面向西方門第十一

問曰：「想即無想，謹聞之矣！然《方等經》中，修無上深妙禪定，令繼想白毫兼稱佛號，以祈勝定，既契之後，心佛兩忘，信有之矣！但默念泉澄，即三昧自至，亦何必聲喧里巷，響震山林，然後為道哉？」
對曰：「誠如所問，聲亦無爽，試為明之。何者？夫辟散之要，要存於聲，聲之不厲，心竊竊然，飄飄然無定；聲之厲也，拔茅連茹，乘策其後，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義一也。近而取之，聲光所及，萬禍氷消，功德叢林，千山松茂，其義二也。遠而說之，金容熒煌以散彩，寶華淅瀝而雨空，若指諸掌，皆聲致焉，其義三也。如牽木石，重而不前，洪音發號，飄然輕舉，其義四也。與魔軍相戰，旗鼓相望，用聲律於戎軒，以定破於強敵，其義五也。具斯眾義，復何厭哉！未若喧靜兩全，止觀雙運，叶夫佛意，不亦可乎？定慧若均，則兼忘心佛誠如所問矣。故廬山〈遠公念佛三昧序〉曰：『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察夫玄音之扣心，聽則塵累每銷，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與於此歟？言明證者，未若《華嚴經》偈云：

「『寧受無量苦，　得聞佛音聲，
不受一切樂，　而不聞佛名。』

「夫然則佛聲，遠震開善萌牙，猶春雷之動百草，安得輕誣哉？」
問曰：「高聲下聲，稱佛名號，敬承其義。十方淨土皆有如來，面之西方，何滯之甚耶？」
對曰：「子問非也。此是方等佛經作如是說，非人師之意也。豈可謗之於方等經歟？」
問曰：「謹聞教矣，理在何焉？」
對曰：「亦有其理。如說癡人見觀世音有十一面，即設難云：『何不安十二面耶？』及隨其語，又設難云：『何不安十一面耶？』子欲將東難西，其義若此。猶迷未醒者，即以此身，令其安置，不背一方，則其自悟矣。如其不悟，誠不可化，但可悲矣！又《勝天王經．二行品》明如來八十種好，中有一隨好光明功德，名一切向，不背他矣。然佛不可背，常面向於一切眾生，非如冤讎不欲相見，慈之至矣，是其義也。智者大師，爰自撫塵之歲，終于耳順，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大漸之際，令讀四十八願，九品往生，光明滿山，天樂遞奏，生于淨土。面西之義，不亦弘哉？」
問曰：「面向西方，敬聞教理。般舟之義，義在何耶？」
對曰：「梵云般舟，此云現前，謂思惟不已，佛現定中。凡九十日常行道者，助般舟之緣，非正釋其義也。」
問曰：「淨土妙門，般舟之義，具聞剖析。然近代已來，誰得登于安養之國？既無相報，焉知所詣？望為明之。」
對曰：「晉朝廬山遠法師為其首唱。遠公從佛陀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慧持、高僧慧永，朝賢貴士、隱逸清信：宗炳、張野、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謝靈運、闕公則等一百二十三人，鑿山為銘，誓生淨土。劉遺民著文大略云：『推交臂之潰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如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霄勤，仰思攸濟者也。然後妙觀大義，啟心正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以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捐大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公製〈念佛三昧序〉六：『夫稱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移，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若以匹夫眾定之所緣故，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謝靈運〈淨土詠〉云：『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菁英，頹年安可寄？乘化

必晨征。』子問：『未見往生相報』者，有晉朝闕公則，願生而來報，後同誓友人在東京白馬寺，其夜為公則追忌轉經，于時林殿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也！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果矣，故來相報。』言訖不現，支道林讚曰：

「『大哉闕公！　歙虛納靈，　神化西域，
跡驗東京。　徘徊霄虛，　流響耀形，
豈欽一贊，　示以匪冥。』

「又虞孝敬讚曰：

「『猗歟公則，　先甘法味，　知我者希，
其道乃貴，　金光夜朗，　玉顏朝晞，
不捨有緣，　言告其類。』」

夢覺一心以明三昧門第十二

問曰：「闕公往生，金光相報，敬諾之矣。佛說一切法如夢者，未知所念之佛、所生淨土，亦如夢否？若非其夢，則佛在心外；若是其夢，則佛在夢中。如夢中得金，覺無所獲，誠恐虛念於三身，終歸於一妄。請為辨之。」
對曰：「非妄也！何以知然？若修念佛三昧之人，如夢得金，覺無所獲者，則同於妄也。究竟因念佛而生淨土，豈曰妄哉？如習天眼法，先想珠、火等光，想之不已，實發天眼。孰曰妄焉？豈同夢金，畢竟無有。莫以遠事近見，舉夢為喻。不得將念佛往生，全同於夢明矣！又《華嚴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心迷也如夢，則九法界眾生是矣；心悟也如覺，則一法界即諸佛是也。迷、悟祇在於一心，夢、覺曾 無於兩轍。經所謂：『了妄本自真，則見盧舍那。』縱是夢妄，亦何爽焉？唯心察之，匪石其志。」

念三身佛破三種障門第十三

問曰：「佛有三身，如何憶念？願示方便，令無所失。」
對曰：「夫佛之三身，法、報、化也。法身者如月之體，報身者如月之光，化佛者如月之影。萬水之內皆有月焉，此月為多、為一耶。不可言一，萬水之月常差矣！不可言多，虛空之月，常一也！

如梵書伊字、摩醯三目，縱橫並別，皆不可議也！經云：『或現小身，丈六、八尺』者，皆眾生心水中佛也。佛尚無形，豈有二哉？淨國、穢土亦自彼耳。若欲將念三身、破三種障，今試明之爾。佛身之生，從止觀生，止觀不均，其障必起。念佛之人，修止心沈，昏闇障起，而障化身佛。又須以觀心策之，念白毫光，破昏闇障也。修觀心浮，無惡不造，而障報身佛。還修於止，止一切惡。念諸佛昔因恒沙功德，智慧圓滿，酬因曰報，破惡念障也。若二邊障動，詭狀殊形，萬相紛綸，兩賊強軟，障法身佛也。以中道第一義空，破之偈曰：

「『無色無形相，　無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　敬禮無所觀。』

「所觀之理，如毘嵐猛風吹散重雲，顯明法身清淨寶月，破逼惱障也。應病與藥，不其然歟！(此是天台智者大師所解，披尋未廣，實未曾 見諸師有斯妙釋也。止觀意前已略辨俟，在口釋非文字能徵也)。我既化人，人亦化物，物我俱成，三昧彌興，眾生無盡，三昧不絕也。」
已上六門，盡是念現在阿彌陀佛，以通三世之意也。廣如《安樂集》、《天台十疑論》、咸法師《釋群疑論》、《往生傳》、稠禪師《法寶義論》所解，亦如飛錫先撰《無上深妙禪門傳集法寶》一卷廣明也。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中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下

唐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

念過去佛因果相同門第十四

問曰：「念現在佛，專注一境，已聞奧義。所念之佛，窮玄極聖，尊號如來可矣，而能念佛人，俯窺真門，尚在凡位，安得叨竊，言同正覺哉？」
對曰：「《三昧海經》云：『所念之佛，如出胎師子王，喻佛果也；能念佛人，如在胎師子王，喻佛子也。』因果雖殊，威神相繼，論其佛也，更何異焉？欲令在胎師子便能哮吼、飛落走伏者，未之有也！出胎之後，可翹足而待，曾何闕矣？而因果相同，其義一也。又《法鼓經》云：『如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有中毒箭，苦不可堪。聞有良藥名消毒，王以藥塗鼓，以桴擊之，能令毒箭聲下跳出，平復如故。若聞釋迦牟尼佛名，及聞信方廣比丘名，能令身中三毒之箭聲下跳出。是故此經，名大法鼓。』釋迦即過去佛，果也；比丘即方廣人，因也。滅罪相同，其義二也。斯兩經雖未階極聖，聞名獲益，與佛不異，故《法華三昧師資傳》五卷中說：『隋朝南嶽思大禪師，有弟子大善禪師，得慈悲三昧時，衡陽內史鄭僧果，素非深信，嘗會出獵圍鹿數十頭，謂縣令陳正葉曰：「公常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之力，其如此鹿何？」正葉即率左右數人，齊稱曰：「南無大善禪師！」一聲，于時群鹿飛空而出。』則以觀音神力，復何異哉？大善與智者齊名於時矣。若不侮聖人之言，則念佛三昧殄魔息災，猶金之在冶矣！豈得推移嘿曉而不習哉？」

無心念佛理事雙修門第十五

問曰：「圓念三世，或專面一方，謹聞幽義也。皆有念、有思，有生、有滅，安得與《勝天王所問經》以無所念心而修念佛之旨同焉？」
對曰：「無念之說，人多泣岐，不細精研，猶恐迷徑，今以理事門辯之。言理門者，真無念也。釋曰：『有之與無，即此念而本無矣！何者？佛從念生，心即是佛，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觸，佛不自佛，心不自心。安得佛外立心，心外立佛？佛既不有，心豈有哉？無心念佛，其義明矣！』故世人謂念佛有念也，吾則謂念佛無念也。更何惑焉？又念即是空，焉得有念？非念滅空，焉得無念？念性自空，焉得生滅？又無所念心者，以無所住也，而修念佛者，而

生其心也。無所念心者，從無住本也，而修念佛者，立一切法也。無所念心者，念即是空也，而修念佛者，空即是念也。不異之有，此明中道矣！雙寂曰止也，雙照曰觀也，定慧不均，非正受也。豈得三昧之名歟？今則照而常寂，無所念心矣；寂而常照，而修念佛焉。如來證寂照三摩地，念佛三昧究竟之位也。故此三昧，能生首楞嚴王、師子吼定，明矣！如《菩薩念佛三昧經》破相偈曰：

「『念佛真金色，　安住無著心，
觀法何名佛，　攝心恒相續，
金色非如來，　四陰亦如是，
離色非如來，　想識應當知。
此是佛世尊，　最勝寂靜處，
善能滅一切，　外道諸邪見，
如龍王降雨，　澤及於一切。』

「此經明六度萬行，未有一法不是念佛三昧者也。」
問曰：「理門已竟，願示事門，令其學者得真無念，協般若波羅蜜，開無相大乘甚深禪定，不亦博哉？」
對曰：「夫理之與事，相去若何？前明即事之理，今明即理之事。《大品經》云：『佛為鈍根人，說諸法空寂，以其動生執見也；為利根人，說諸佛相好，如其蓮不染塵也。』則須菩提，小乘解空第一，無名無相，及夫得記，當來成佛，號曰名相如來。苟非大乘，常恐聲、香、味、觸得其便耳，逃遁未暇，安敢盤遊名相之園苑歟？既達名相，故獲佛記也。言事門者，夫佛生於心，般舟無念而已，至境出於我，法華不速而自來。無所念心者，絕諸亂想也，而修念佛者，善想一佛也。則《文殊所說摩訶般若經》云：『若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箭發皆中。若人欲入一行三昧，隨佛方所，專稱名字，念念相續，即於念中，見三世佛。如彼習射，既孰之後，無心皆中。』非無念也，何耶？是以《方等》曰：『矻矻念，勿休息，佛當現也。』《瓔珞經》云：『道名一心，多想非道。』《坐禪三昧經》云：『菩薩坐禪，不念一切，唯念一佛，如清冷海中金須彌山王，乃至功德法身，亦如是念。』」
問曰：「若言無念是三昧者，直超無念，更何迂迴，而用於念哉？」
對曰：「《楞伽經》云：『用楔出楔』；俗諺云：『使賊捉賊』。今則以念止念，有何不可？況念之熟也，不謀而自成，不用力矣！如劍容舞劍，忽揮之青雲，以鞘背承，未嘗或失；庖丁解牛，投刃皆虛，音合桑林之舞。此念之熟也，不亦明焉？故《起信論》云：

『若知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名為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得入者，真如三昧也！況乎無念之位，在於妙覺，蓋以了心初生之相也。而言知初相者，所謂無念，非菩薩十地所知。而今之人，尚未階十信，即不依馬鳴大士，從說入於無說，從念入於無念，實恐慕崇臺而輕累土，倒裳索領，其可得哉？《大佛頂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云：『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念，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提，斯為第一。」』」

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門第十六

問曰：「不了心及緣，即起二妄想，今存所念之佛、能念之心，豈非二妄想耶？」

對曰：「《楞伽經》云：『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不生心者，即種種遠離能相、所相。吾今念千輪、萬字、紺目、白毫種種之相，皆吾自心，無佛可得，緣既不有，心豈有哉？則能相之念，所相之佛，自遠離矣！安得住於二妄想耶？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於茲悟矣！又如觀佛實相，觀身亦然，遇境皆真，無心不佛，中道之理，遍於一切，豈存於所緣之佛歟？又解云：『如鼻有墨點，對之明鏡，人惡其墨，但揩于鏡，其可得耶？好惡、是非，對之前境，不了自心，但尤于境，其可得耶？』未若洗分別之鼻墨，則一鏡圓淨矣！萬境咸真矣！執石成寶矣！眾生即佛矣！故《續高僧傳》云：『齊朝有向居士，致書通好於惠可禪師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是影本；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避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性者，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塗，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矣。未及造談，聊申此意，想為答之。」慧可禪師，命筆迷意，答居士曰：「說此真法，皆如實契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

自覺是真殊，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破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意，作斯書，觀身與佛無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此二上士，依達磨大師稱法之行，理觀用心，皆是念中道第一義諦、法身佛也。必不離念存於無念，離生立於無生。若謂離之而別立者，斯不了煩惱即涅槃，眾生即諸佛，安得悟彼瓦礫如真珠哉？既離之不可，即念佛而真無念也，即往生而真無生也。夫如是則其義煥然，若秋天澄霽，明月出雲矣。豈同愚人觀指而不觀月哉？」

諸佛解脫心行中求門第十七

問曰：「念佛名真無念，往生名真無生，信矣。《維摩經》云：『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既曰『一切心行中求』，何不求於自心，而乃求於外佛耶？」
對曰：「子謂念佛三昧無上妙禪，非心行中求者。不然也！為子明之。夫心之為行者，行於三境也：一、行善境，即念佛三昧，善中之善，天中之天；二、行不善境，謂貪、瞋、癡等諸惡境界；三、行無記境，謂其心不住，善、惡不緣。若論夫理性，理遍前三，語其順理，唯留善境，經云：『所謂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者，謂不了法性體無慳貪，違於法性而不行施，縱施住施，不能捨施，非垢如何？若能了知隨順法性，行檀波羅蜜，無慳施相，善順於理，非淨如何？不善、無記，乖於法性，不可與善聯鍍也。故勝天王問佛：『云何菩薩，通達禪波羅蜜？』佛告大王：『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行禪波羅蜜，當觀此心行於何境，若善、不善、無記境界。若行善境則勤修習，譬如蓮華不停水滴，一不善海不得暫住。』據斯金口，豈有不善、無記而不擯之哉？是則順理，善心行於善境，熾然念佛解脫在心行中。若謂念佛心行，而非解脫者，不善、無記二種心行，豈得有哉？如斯解脫，迷之則滯於浩劫，悟之則證如反掌，習禪明鏡，允茲、在茲。如來世雄，考彼群定，以念佛三昧為禪中王；諸餘三昧，有待有對者，皆匹夫之定耳。然寶王三昧，不住尊相，不住卑相，邪相、正相，生死相、涅槃相，煩惱相、菩提相，靜相、亂相，成正覺相、度眾生相、坐道場相，無所得相，如是等相皆悉不住，猶如夢覺，廓無來去。故《大品》云：『無去、無來是佛。』夫如是則尚遣乎中道，豈住於邊徼哉？如《諸海無行經》偈云：

「『譬如人，　於夢中，　得佛道，　度眾生，
此無道，　無眾生，　佛法性，　亦復然。

坐道場，　無所得，　若不得，　則不有，
明無明，　同一相，　知如是，　為世尊。
眾生性，　即菩提，　菩提性，　即眾生，
菩薩眾，　亦不二，　知如是，　為世尊。』」

三業供養真實表敬門第十八

問曰：「三昧觀門已聞奇唱，三業供養，佛在滅後，獻福何多？」對曰：「夫論供養法界海者，萬行之中，能淨三業，皆名供養也，況浪思真境，而非供養哉？《理趣》曰：『觀一切法，若常、若無常，皆不可得。』於諸如來，廣設供養，不亦明焉？又如來在世，嚴薰表誠，皆言華雲香海，遍微塵剎，猶恨其少。大士所以入觀用想，須彌為燈炷，大海為油盞，未展殷敬，故焚金色之僻，獻淨明之塔，金身火焰洞照十方，則喜見菩薩其例矣。而今之人，但推於自心，或遙指華樹，乖奉獻之儀，何慢之深也？子問：『佛在、滅後，獻福何多？』者，試為明之。且丁蘭刻木於堂，溫清如在，名光青史，人到于今，稱之為真孝子也。若如來在世，金山晃耀，嚴相赫然，誰有覩之，不發道意？獻華伸懇，不亦易哉？洎世雄晦迹，月隱重山，不奉真儀，但傳貝葉。對之形像，發無上意，能獻一華，此志、此心，足可嘉尚！有如是者，不亦難哉？《涅槃》云：『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是則一香、一華、一燈、一樂，及以飲食，盡心樂得奉薰三世諸佛者，淨土妙因，成聖元始，安得輕易其事而不遵之哉？若離於此行，而聽無稽之言，獻心華、點心燈，焚心香、禮心佛，而欲求於正覺者，亦何異騁猿猴之巧、守梅林之望歟？及令彼衣心衣、飯心飯，則困拒不已，至於六度萬行，何乃排於空見之心哉？指心、指空之言，其過若此，不可不慎也！真言門中瑜伽觀行，亦約事門表相，不一向推心，常嚴薰香華六時無廢也。」

無相獻華信毀交報門第十九

問曰：「華者事也，理在何焉？信之與毀，交報在何？」對曰：「華即理也，色即空也。信之報者，《悲華經》云：『昔有王子，名無所畏，手持蓮華，上寶藏佛。佛言：「汝以蓮華，印於虛空，今與汝號，名虛空印，當來成佛，世界名蓮華，佛號蓮華尊，汝是也。」』國土及佛，皆約昔日所獻蓮華而為號者，欲令明識行因感果之義也。何乃沮檀度之獻華，而欲別遵之無相哉？毀之報者，

《大方廣總持經》說：『昔有一比丘名淨命，住於正見，持華供養；又一比丘名法行，住於邪見，坐得四禪，常說空宗般若最勝，謗淨命法師云：「淨命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坐此一言，於六萬世，常無舌根，乃至成佛，猶居五濁。彼何人耶？即釋迦是也。佛言：「少聞之人，於我法中，作二說者，命終之後，隨於地獄，多百千劫。若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得無舌報。」』若唯修一般若波羅蜜得菩薩者，往昔迦尸迦王行菩薩行，時捨所愛身頭、目、髓、腦。爾時此王豈無智慧哉？則知六波羅蜜應具足修，執一非餘，是為魔業。安得棄獻華之檀波羅蜜，而以惡取空，僭易於般若真無相哉？無舌之報，自貽伊咎。如來所以自引昔非，欲令眾生不覆車於前轍耳。一華若此，一切土、木形像，竹、帛諸經，剃髮僧、尼，住持三寶，戒定慧學，無論福田及非福田，悉可敬之，一切皆入真實三業供法界海中，有何不可？而欲略之哉！《法華偈》云：

「『若人於塔廟，　寶像及畫像，
以華香幡蓋，　敬心而供養，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

萬善同歸皆成三昧門第二十

問曰：「夫施燈長明，生日月宮，華香、幡蓋與燈未異，盡生天之福也。而云『皆已成佛道』者，何酬報之深哉？」
對曰：「如帝王行幸，萬乘千官，步卒已來，皆帶御字，犯之天仗，死在斯須。若鑾輅還宮，步卒放散，歸乎村墅，苟稱於御字，亦死在斯須。且步卒是同，而生、死有異，蓋為緣起之殊，有茲寵辱也。向若華、蓋、香、燈，不遇《法華經》王命之天仗，實亦報在天宮。今逢三昧寶王，猶當扈從，乃至獻一華，皆已成佛道。斯則佛種從緣起，理教然耳！亦猶鳥向須彌，皆同一色；水朝巨海，無復異名。故《大寶積經．文殊普門會》，會天龍八部，地獄、畜生，色、聲、香等，一切萬法皆三昧者，亦猶毛容巨海，芥納須彌，豈毛芥之神乎？蓋神者神之耳。則知，解猶於目，行類於足，解正即行正，解邪即行邪，魔、佛淺深，俱憑於解。故《涅槃》曰：『於戒緩者，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乘者即慧解之稱也，一行既爾，萬行皆然。法華三昧者，即念佛三昧也。是以如來名此勝定，為三昧寶王、為光明藏、為除罪珠，為邪見燈、迷衢者導、王子金印、貧夫寶藏，空三昧、聖三昧，陀羅尼真思惟，

最勝觀如意珠，佛性、法性、僧性，無盡藏勝方便，大慧光明，消惡觀法三昧等。故知，教、理、行、果，八萬四千波羅蜜門，皆是念佛三昧之異名也。夫如是則獻一華，遍奉於三世塵剎，念一佛體，通於未來世雄，如大地而為射的，豈有箭發而不中者哉？不然，則違《思益經》畏空、捨空，行空、索空之誚耳。」

客曰：「醫去留藥，商行寄金，前賢所藏，非其人不可。弟子昧道懵學，輒窺三昧之門，尚期無生，每希一實之唱。如上奧旨，法之寶印，動寂雙照，理事圓融，舉心咸真，觸類而長，稱於南無，皆成於佛道，散華彈指，盡超於菩提，經王所在而自尊，目翳金錍而抉膜，二十門義未嘗聞諸。欣澡雪輕眾生之愆，得優游寶莊嚴之土，何斯幸也！願不易此身，獲醍醐之妙記，悟當來諸佛即眾生是焉。遂稽首多寶塔，對之蓮華僧，與吾普觀十方尊，圓念三世佛。長跪叉手，而說頌曰：

「『一心憶念過去佛，　亦憶未來諸世尊，
現在一切人中雄，　亦學於其所說法，
無有一佛在過去，　亦無現在及當來，
唯此清淨微妙禪，　彼不可言證能說。』」

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下終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爾。《首楞嚴經》云：「若諸眾生，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修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修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為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群生為務，大光普照，攝取不捨。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遂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伯思長孺父謹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